

往事随风

二十四节气里有小满，人的一生，也有自己的小满。

风吹过稻田，看着半满的稻穗，我又格外想念一个人——大谷。

他是江苏盐城人，年轻时在南京当兵，和我父亲是同龄人，也是一身军人风骨。他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长着一双特别大的招风耳，眼睛永远炯炯有神，头发浓密，到老都带着一股少年英气。

那个年代大学生极少，他还是学哲学的，多才多艺，会拉二胡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文章更是出彩，脑子反应快，爱开玩笑，幽默至极，偶尔也说些冷笑话。有才的人大多心高气傲，他也不例外，一辈子性子刚直，有棱角，一心地特别善良，一辈子帮了无数人。

他的工作经历，全都在南京。先是在南京某街道当了二十多年书记，后来又调任国企，做房地产开发的董事长，当年楼市兴起，他也是当地响当当的风云人物；之后又到区科技局任职，后来科技局改制，变成了现在的人工智能局。

他出身农村，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几个侄儿也就比他小几岁。他凭着自己的能力和人脉，

随手拍



8月24日傍晚，京杭大运河宿迁市宿豫区段，晚霞、城市夜景与往来航船相映成趣，展现大运河生态秀美、航运兴盛的图景。 陈红 摄（视觉江苏网供图）

我的嘴替婆婆

○徐宏敏（苏州）

我婆婆是个地道的农民，没有文化，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认识一百以内的数字。她没有多少见识，说不出富有哲理的话，但她有一颗豁达、包容的心，她的一言一行常常让我敬佩、倍感温暖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和妈妈总是吵架，我一气之下删除了她的微信，一连好几个月没有联系。眼看着就要到端午节了，有一天吃完晚饭，婆婆坐在我的对面，语重心长地劝我：“你几个月没有给你妈妈打电话了，现在趁着过节，去买点礼物看望她，顺便给点钱。你对妈妈说话太冲了，以后要好好说，老年人都喜欢儿女孝顺听话。”

我没好气地说，我好好跟她说话，她根本听不进去，固执得像一块生铁，每次和她说话我都很生气。而婆婆却说，她上次高高兴兴进门，但后来你那样说她一顿，你妈妈瞬间就变成了苦瓜脸，可怜兮兮的，像一只淋了雨的小鸡崽，垂头丧气地回去了。你说话太直了，让人难以接受。

我生气的反驳，我和她说了啊，以后来我这里不要拿任何东西，你看她都带了些什么？中老年钙奶、草鸡、苹果、香蕉、红薯、牛奶……好像把超市都搬了过来，而且还是骑着电动车，我都无法想象是怎么载得完这么多东西的。我又不是穷途末路了，这些东西可以自己买，但她不听，每次都拿来。

婆婆说，她拿过来的东西总有好有歹，不可能都合你的心意。如果有些东西你觉得不好，可以先收下，等她回去了，你再找时间给她送回去。

我依然愤愤不平：“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我妈妈还总把它们当成宝贝一样。”我生气的原因很简单：妈妈每次来给我带太多的东西，我怕她路远累着。她没有退休金，平时的零花钱都是爸爸给的，我们给她塞钱，她总是拒绝，所以我不想让她省吃俭用，为我破费。

但婆婆安慰我说，你妈妈过了几十年的穷苦日子，平时勤俭节约，已经养成了习惯。现在即使生活条件富足，她也不会舍得浪费，怕你吃不好穿不暖，所以有点东西就想送给你。你觉得不值钱，但在你妈妈眼里却是好东西。她一大早骑着车子过来，一是为了送东西，二是为了看你外孙，三是和你聊天。你们虽然在一个城市，但很少见面，你和她说话暖心的话，没必要为了一点东西闹得不愉快。

经过婆婆的劝解，我才懊悔地说：“以后我尽量控制情绪，好好和妈妈说话。就是有时候她太固执了。”

婆婆说，世上无人人，我都能看得出来，你妈妈很疼你。她都60岁了，身体健康又勤快，开荒种地，想办法为你们减轻负担，这是你们的福气，要好好珍惜。我们这里有很多比你妈妈还年轻的人，什么活都不干，天天打牌，没有钱了就跟儿女要。身体不好，还得儿女在跟前伺候，有点毛病就要花钱住院。

婆婆还说，之前有村里人说你妈妈经常来家里蹭饭吃，我听到后立即大声回怼：“我儿媳的妈妈想她女儿了，想什么时候来都行。妈妈来儿女家吃顿饭是天经地义，合情合理，我欢迎他们天天来吃。有哪条法律规定妈妈不能去女儿家吃饭？女儿和外孙都在这里，她不来我家吃难道还去你家吃？”

没想到一向温柔的婆婆，惹起人来这么有气势。我不得竖起了大拇指，咯咯笑了起来。

这些年，老家村里的人对我的评价很好，这都是婆婆的功劳，她经常在别人面前夸我。若有人说我的闲话，她的嘴就会发挥作用。感谢婆婆，又给我上了一课，以后我得好好和妈妈说话，坦然接受妈妈的心意，不挑剔、不责怪、不纠正。

投稿邮箱：jsjyb2025@163.com

忆故人

○史春妮（南京）

合规合理地帮扶老家的亲人、乡邻来南京城里做生意、谋出路，带着大家安家致富，全程无私付出，半分私利都没图过。他一辈子行事刚正，不迎合、不妥协，得罪的人自然不计其数，可也实实在在成就了很多多人。

我见过他的强势与执拗。有次吃饭，他以前的下属，当年的司机，如今已经在重要岗位任职，来迟了一步，他当场就让人罚酒三壶。那人半点没有抗拒，乖乖地一饮而尽，还起身给他点烟。

大谷本事极大，身边不管是朋友、领导，还是熟人，但凡有解决不了的难事——孩子上学、找工作、换工作、生病住院开刀，全都找他协调，他也总能一一办妥。这些都是关乎别人一辈子的大事，所以逢年过节，不少人都来感谢他。对我的工作，一直悉心指导，我但凡有疑问，第一时间就找他，没少麻烦他。

他烟瘾极大，一天要抽一两包，退休后就爱和老友打麻将、打搅蛋，烟更是不离手，总不停地咳嗽。我总劝他少抽烟，他也总自嘲，自己又抽烟又喝酒，早晚死在抽烟上。我当时只当是玩笑，没想到最后竟一语成谶。

有一回大谷给我打电话，咳嗽得特别厉

害，说已经咳了一两个月了。我心里又急又担心，他一辈子帮别人，却最怕麻烦别人，也不爱去医院。我就骗他，说有事找他当面商量，让他到小区门口来。他出来刚一上车，我就把车门反锁，油门一踩带他去医院，提前请医院熟人帮忙，错开排队时间，直接做CT检查。

那次他特别满意，说我有孝心，是个好孩子。检查结果显示，肺部有结节，医生叮嘱他一定要少抽烟，远离油烟，好好保养身体。

大谷无拘无束惯了，他的人生里也见过很多生死，也没完全在意医生的话，生活方式和以前一样，一年后检查出肺癌。

后来他确诊肺癌晚期，这件事我一直都知道。中间有一次，我特意去了九华山，专程为他祈福，在山上拍了很多照片、视频发给他，还给他请了一尊谛听，希望能护佑他平安，守在他身边。他看到了，只淡淡地回了我几个字：你有心了。

整整七个月，他从最初积极配合化疗，满心盼着能手术好转，到后来病情加重，一点点失去希望，慢慢绝望。他从来不肯跟人多说自己的病情，也坚决不让任何人去探望他，硬生

生和所有人断了联系，独自扛着病痛。

我早知道他病人膏肓，早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，心里也一遍遍做过最坏的打算，可当真的收到消息，还是完全接受不了。

2025 年国庆中秋双节同天，我回苏北过节，突然收到他侄儿发来的信息，只有四个字：老谷走了。

我盯着手机屏幕，半天没动，眼泪无声地往下掉，心里堵得发慌，整个人都是空的。他离开快一年了，我终究没能见他最后一面，也没能送他一程。我总固执地以为，他那么厉害，一定能扛过病魔，还会像从前一样，回到我身边。

后来再遇到他的老战友、老同事，我什么都不说，只是恭敬地敬上一杯茶，深深鞠一躬，便不再言语。

又到小满，稻田里的谷穗已经成形，却还未完全饱满。这一刻，所有的思念全都涌了上来。

大谷，你一辈子要强，一身傲骨，从不低头，可这人世间，谁都有撑不住、要低头的时候，我们都活得太难了。

我和我的家人，永远怀念你。

天涯何处无明月

○徐丙奇（南京）

暮色沉沉，落日浑圆，缓缓沉向山峦。我指着它对女儿说：“你看，太阳落山了，我们也回家吧。”孩童心性纯粹，仰着稚嫩小脸望着落日，认真应道：“太阳回家休息啦。”

恰在此时，一轮圆月缓缓东升，愈发澄澈。女儿忽然伸手指向那轮皎月，脆生生地说：“你看，太阳又升起来了！”我笑着解释几番，那是月亮，不是太阳。可孩子执拗地认定，那是太阳再度归来。看着她满眼稚气，我唯有含笑不语。

小区坐落城郊，形如扁写“口”字。女儿说太阳回家休息时，我俩正在小区西头。待沿着小区北侧、毗邻大学城的步道行至东头时，月亮正好高悬在河对岸的田野和村落之上。一东一西光影交错，一升一落近乎同步，难怪孩子会分辨不清。偏巧夕阳与早月大小相近，遥遥相望，仿佛近在咫尺，触手可及，在孩子的眼里原本就是同一片天光。

夜色渐浓，清辉漫洒长空，流进窗棂，漫上阳台，如丝如缕。我凭窗而立，仰望清冷星河，沐浴溶溶月华，聆听虫吟蝉鸣，身心渐渐舒展平和，思绪却翩然翻飞。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。”当时山水迢递，音信难通，一轮明月便成了游子安放乡愁的寄托。“而今天的都市人步履匆匆，光影纷乱扰心，难得静心观月，今夜皓月凌空，实属意外之喜。”

疏星点点，咏月诗句也时隐时现。半生辗转在外，许多往事早已淡忘。举头望明月，月色依旧如昔；低头思故乡，故乡却如一枚孤零零的蝉蜕，徒留旧影。我们并非小时不识月色，而是不知不觉中丢失了读懂月色的本心。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一句浅语，蕴藏了多少游子的心事与怅惘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，纵然胸怀豁达，却掩不住归期难料的怅然。成长，本就是一路的取舍与惜别。不必执着于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清幽雅致，不必沉陷于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”的孤冷凄凉，也不必追慕《把酒问月》《月下独酌》的随性自在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只待用心唤醒。

千般观照，万种思绪，终究绕不开东坡先生。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他将人间聚散凝于月色，悠悠情思托付明月，温柔期许寄向深空，似暗自沉吟，又似高声倾诉。这份心思，唯有当夜的明月懂得。

古之明月与今夜清辉，究竟有无分别呢？流云逐月，我揣着满心的思绪回到屋内，随手以《随意的文字》为题，记下此番月下遐思，任由月色静静流淌，渐渐远去。

以上文字，记于三年前夏夜。斗转星移，岁月不居。三年之后，我踏上了援藏之路。雪域高原之上，月亮似乎更近、更大、更亮，更加坦荡，令我经常想起这件事。三年前的看月情景清晰如昨，只是彼时的心绪业已模糊。越是竭力追忆，往事反而愈加朦胧，心底也生出几分岁月迟暮之感。记不清是谁说过：拼命攥住那些日渐消散的记忆碎片，反复回味，以此支撑往后的岁月。这一点，也契合了又三年后，我回忆起高原时光的心境。

世人皆言，月是故乡明。我却不以以为然。月亮本无远近之分，明暗只是一念。孩童不辨日月，或为幼小天真之故；游子执念乡月，或因异乡难解所系。走过千山万水方才领悟，心之所处即故乡的真意。如此，天涯何处无明月。

美丽乡愁

古泗州十景

○祖鹏（南京）

老家泗洪，历史上是泗州直管的核心区域，现在城区还有很多以泗州命名的道路和街区，如泗州大街和泗州新城，在诉说着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底蕴。

泗州地名始于北周，因泗水流经此地而得名，泗河是淮河的重要支流，在古代交通和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，以泗命名为州，凸显了其依傍泗河的地理位置，泗州明清时期是南直隶和江南的重要州府之一，因常年遭受水患，泗州古城这座始建于唐初、兴于唐开元、和意大利庞贝古城相媲美的“东方庞贝”，在清朝康熙年间被洪水淹没。

泗州古城位于洪泽湖西南，辉煌了九百余年的古城，接淮水、汴河，曾是皇家漕粮的中转地。泗州古城曾商贾云集，市井繁华，当年城内外有著名的“古泗州十景”。

一是，“淮水浮烟”，淮流城下，若遇波恬波静，鸥鹭不惊，河面云烟霭霭，故为一景。

二是，“挂剑台秋风”，此台是为纪念春秋时期贤士季札而建，四周松柏郁郁葱葱，秋风起时，挂剑台上落叶纷飞，秋风瑟瑟，可称一景。

三是，“一字河流环带”，一字河是古泗州“母亲河”之一，在东门外河为一字，诸水退潮而归此河流，似带横环之，令人有濯濯之想。

四是，“浮桥练影”，古泗州的淮河上，曾有一座神奇的浮桥，承载着往来车马行人。每当清晨薄雾未散，阳光洒在桥面上，浮桥的影子便映在淮中，远远望去，如同白色丝绸，似长虹，故得名“浮桥练影”。

五是，“野山耸翠”，野山是古泗州的“后花园”，树木耸翠，城对面野山壁立万仞，云烟花鸟，远眺如画。

六是，“九岗山形蛇迹”，九岗山是古泗州的一座名山，自双沟镇逶迤而来，状若蛇迹而得名。

七是，“灵瑞塔朝霞”，灵瑞塔是古泗州的“地标建筑”，塔立城内，高数丈，俗称为金顶，与日同辉，日照则耀眼光万道。

八是，“渔舟秋月”，护城河有乘舟觅鱼者，每遇风波停息，月映波光，鼓棹行歌，情景交融，颇为动人。

九是，“商榷吟风”，汉时有客舟上下，若值风涛平静，摇橹吟歌，其声亦足动人。

十是，“禹王台晓月”，古泗州人为纪念禹王治水而建，立台之上，俯水下银月，若玉轮冰盘，故为一景。

作者简介：祖鹏，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、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品发表在《扬子晚报》《江苏经济报》等报刊。

格物致知

我爱青花

○卞煦英（泰州）

平日，我很少饮酒。一天去朋友家小聚，却喝了好些酒——精致的青花酒瓶让我酒兴陡增。那样的冰梅枝，让我忆起了漫天飞舞的雪花，飘落河岸边的梅花枝上，又散漫地跌落到河面上，泛起轻微的涟漪，悄无声息地消融在水里。

青花离我很远，也离我很近。拍卖会上天价成交的元代青花瓷，自难有机会上手，倒是家中一只祖传的晚清青花人物压手杯，淡雅的发色，隐现出一位白须飘逸的星君，他笑容可掬地拄着拐杖，迈过百年的时光，将先人的手泽传递给我。

曾经读过一篇小说，一个叫青花的女子，美丽善良，出身贫寒，却一直沒有放弃追求幸福脚步，她历经千辛万苦，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在追梦的过程中，她一度被好友怀疑，也遭遇过亲人的误解，但她乐观地用爱包容一切，像柔和的青花，于岁月的磨砺中愈发鲜亮，幸福地在生活中绽放。

青花还是文人墨客的雅物，端砚中的青花是一种稀少名贵的石品花纹。《宝砚堂砚辨》说：“鉴别端石，以青花为最佳。青花，石之细纹也。”张中行先生对端石亦颇有研究，他认为最出名的是老坑大西洞，“上有青花、火捺、鱼脑、蕉白、冰纹等花斑”，透过他的《砚田杂录》，能窥见字里行间的流淌的风雅。

青花为什么能获古今这么多人的青睐，只因它也能留存故人的痕迹和亲情的念想。看电视上《鉴宝》栏目，一位中年女士拿着一个破旧的青花盘，告诉专家，青花盘是已故丈夫留给她的。对于专家的鉴定结果，她并不看重，“看到它，就想到丈夫。”话语间，泪水潸然。盘子上的青花缠枝纹，将阴阳两隔的爱人永远连在一起。

在故宫参观，来到陶瓷馆，在众多的瓷器当中，导游指着一只花瓶介绍，这是当年珍妃的脚盆，是光绪帝赐给爱妾的礼物。浮生如梦，香魂早已飘散，长色莹亮的花瓶还在。那些剪不断、理还乱的宫廷恩怨、爱恨情仇，长隐其中。人群熙攘，驻足静思，各有各的无尽念想。皆因那细白的瓶口内侧，似乎还留有珍妃当年玉手的胭脂，而珍妃何在？王朝何在？

我有个老师，是位画家。一日，去他工作室闲聊，他兴致很高，说，送你一张画吧。说罢展纸研墨，落墨走笔之间，一个尽显民国风范的长髯少女飘然于纸端。少女边侧的红木家具上，摆放着一只青花香炉，似乎有檀香袅袅环绕堂前，很像我在日照上看到的大家闺秀。

青花，是在江南的雨巷，一个人坐在过街楼上凝视远方，忽有一撑油纸伞，身着青花旗袍的少女款款而来。由远至近，旗袍上的青花，就这样一朵一朵，穿透帘帘雨丝，静静地铺满小巷，弥漫着氤氲的芳